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2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台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年3月

神圣人生论(上)

第一卷 宇宙与偏在真实性

第一章 人类的企慕

人，在他的醒觉了的思想中，他的最早底先务，看来仿佛是他的必不可免伪究極底主要事务，——因为这经过了最长久底怀疑论诸时期而犹存，每趟被眨斥后又回转，——亦即是他的思想所能憧憬的最高者。这事自显表於‘神道’的推测，向完善化的行动，对纯粹底‘真理’与无渗杂底‘幸福’之追求，一秘密底长生的意识。人类知识的古代黎明，给我们留下了这恒常底企慕之见证；今天我们见到人类是厌足了对‘自然’界外物的胜利底分析，但是不满意，准备回到他的原始底想望中。明智的最古底公式亦自许为最后底公式，是——‘上帝’，‘光明’，‘自由’，‘永生’。

人类的这些固执底理想，与其寻常经验相违反，同时又是许多更高深底经验之肯定。这些高深经验，放人类为非正常，在其有组织的全般性上，只能由一革命性底个人努力，或改革性底普通进步而达到。在一动物性底、自利自私底知觉性中，而知道、而保有、而成为神圣本质，变化我们的半明底、或幽暗底物理底心性，为全满底超心思底光明，在只承受飘忽底暂时满足又为生理底苦痛与情感底忧患所围攻之处，而建立平安与自体存在底福乐，在自呈为一聚积机械底需要之这世界中，而建立起无极底自由，在隶屬於死亡与常变的身体中，而去发现且实践不死之生命，——凡此皆呈处于我们面前，作为‘上帝’在‘物质’中之显示，‘自然’在她的地上的进化之目标。这些未经实现的理想，与已经实现的事实之直接冲突，在通常底物理智识，以其知觉性的现在这组织为其可能性之极限者，是反封他们的有效性的最后理由。但是，设若我们对世界工事取一更有筹度的观念，则此直接反对，倒像是‘自然’的最深沈底方法之一部分，是她的最完全底认可之钤印。

因为，一切生存问题，原本皆是和谐的问题，问题之起，起於封一未解决的矛盾之认识，与一尚未发现的调和或合一之本能。以未解决的矛盾而自安，於人之实际底、和较属动物性底部分是可能的，但於他的充分醒觉了的心思则不可能，而且，即算是他的实际底诸部分，也只是逃避这普通底需要，或由拒绝问题，或由接受一粗率底、实用主义底、未启明底妥协。因为原本是全‘自然’寻求一和谐，如生命与物质在其自有的境域中，一如心思在其知见之安排中。所供给的材料之顾似底纷乱愈大，或必加逗用的原素顾似愈相乖反，甚且至放不可调协的矛盾，刚其刺激也愈强，而且他驱策向一更深微更有能性的秩序，非寻常徒一番不如此艰难底努力可得者。活动底‘生命’与一形体的材料相调和，其中活动本身的情形似是惯性了，乃是‘自然’已解决的一矛盾问题，她常求在更大底复杂性上解决得愈好；因问题的完善解决，将是一充分组织了的、支持着心思的动物身体之物质底长生不死。知觉底心思和知觉底意志，与一形体和一生命相调和，而他们在本身中非顾然自知觉，至多只堪有一机械底或下知觉底意志，这是另一矛盾问题，‘自然’已解决而产生可为底结果了，而且她常憬对更高底奇迹，因为她的究极底神奇变现，将是一动物知觉性不更寻求却已具有‘真理’，和‘光明’，而有实用底全能，生於直接底已完善化的知识之具备的。然则不但人类和合更高底矛盾这向上底行动本身合乎理性，亦且他是一律则和一番努力的唯一合逻辑的圆成，似是‘自然’的基本方法，和她的宇宙底努力之正常意义的。

我们说起‘物质’中‘生命’的进化，‘物质’中‘心思’的进化，但‘进化，这一名词，仅是牒出了现相而未加解释。因为好像没有理由，为什么‘生命’要从物质原素进化出，或‘心思’要从生命的形体进化出，除非我们接受‘韦檀多’学的答案，说‘生命’原已内含於‘物质’中，‘心思’原已内含於‘生命’中，因为在真元上，‘物质’是隐蔽了的‘生命’之一形式，‘生命’是隐蔽了的‘知觉性’之一形式。然则好像无疑於在这一联串推理中，进一步承认心思知觉性本身，可能只是出乎‘心思，以外的诸高等境界之一形式，一隐蔽。在那情形下，人的不可克服的行动，要趋向‘上帝’，‘光明’，‘幸福’，‘自由’，‘永生’，在此一联串之这当处，自呈其只简单是‘自然’正疑超出‘心思，而进化的迫切行动，也像她所植於某些‘物质’形式中的向‘生命，之行动，或她所植於某些‘生命’形式中的向‘心思’之行动，同样自然，真实，而且正当。如于彼，亦于此，行动多少是幽暗地存在於她的各个器皿中，具备一永是上升的系统在其自要‘是为’的意志之权能中的；如于彼，亦于此，是渐渐进化出且必至充分进化出必需底器根与官能。如向‘心思，的行动，是从在矿物和植物中的‘生命’之渐有感性底反应起，一直排列到在人中的充分组织，同样的，在人本身也有同此一上异的系统，有一高等且神圣底生命之准备，倘若没有更多什么的话。动物是一活底实验室，据说‘自然’在其中制出了人。人自身很可能是一思维底活实验室，其中以其自知的合作，‘自然’志在制作出超人，神。或者，我们毋宁说，是要显示上帝呢？因为，倘若进化是‘自然’进步地显示出在她内中眠藏者，工作者，已内化者，则进化亦是‘自然’之秘密为‘自然’者之显明底实践。然则我们不能要她在她的进化之某阶段上停顿下来；如或她表示任何原意，或作任何努力，要超越出去，我们既无权与宗教家同斥其为颠倒，僭越，亦无权与理性主义者同斥其为疾病，疯癫。倘若这是真：‘精神，是内含於‘物质’中，而明顾底‘自然’便是秘密底‘上帝’，则在人本身中神圣者的显示，在内与在外於‘上帝’的实践，皆算最高最正当底目标，于地球上人类为可能的。

如是，神圣底生命而在一动物性底身体中，一长生不死底企慕或真实性，而寄寓于一有生死底住宅里，一独一旦独是底知觉性，而自表于有范限底心思与分别了的私我中，一超上底，不可下界义底，无时间无空间底‘存在者’，独使时间与空间与宇宙为可能，而且在这一切中，高等真理可为低下一项所证实，——道永恒底矛盾和永恒底真理，于人类的深惟推理，亦如於其坚住底本能或直觉，皆自证其为正当了。有时有些尝试是作了，要结束一切逻辑底思想所声称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要知道人们将其心思活动，范限于宇宙间他们的物质生存的应用和切近底问题上，但这类逃避，在效果上皆从来未常永久。人类从之退转，反增强了疑问的行动，或更猛烈地饥渴于一直接解决。由此饥渴，神秘主义得势了，新底种种宗教与起，代替了旧宗教。旧宗教是为怀疑论所毁坏了，或夺去了重要性，而怀疑论本身又不能满足，因为，虽他职在诘难，却又不顾充分究诘。试行否认或窒塞一种真理，因为这真理在其外表工事上仍是幽暗，且太寻常为黑暗主义底迷信或一粗楼底信心所表呈，这常试本身便是一种黑暗主义，要逃避一宇宙性底需要，因为这艰苦，难于以当时可触知底结果证明其正当，亦缓于调制其活动，这逃避的意志，终于必发为对‘自然，的真理之拒绝，对这伟大底‘母亲’的隐秘底、更强大底意志之反叛。较好且较合理性的是接受著她不并我们当作了人类而拒绝

者，且将其从盲目底本能，幽暗底直觉，匆这底企慕之境，提异到理智之光明中来，到一有了训练的、知觉地自加遽道的意志中来。若使有任何高等光明，属照明了的直觉、或自体启明的真理者，——这，於今在人中是或被阻滞而不能为功，或以间断底、似从幕后的外窥而活动，或如我们的物质天空中之极光偶尔展现，——於此我们也不必怯於愿望。因为，好像是这样方是知觉性的次一高等境界，而‘心思’不过是一形式，一障蔽，而且，经由那光明之辉煌，正可有我们的进步底自我增大之路。达到无论那一最高境界是人类的究竟归宿处。

第二章 两种否定 甲 唯物论的否定

肯定世间之神圣生命，与生死界中之一永生底意义，这一说不能有根据，除非我们认定不但有永恒底‘精神’为此躯体宅舍之寄寓者，著此容易变换的袍服，且更承认所以成之之‘物质’，是一合宜而且高华底质料，‘他’常以织造‘他’的衣袍，恢复建造‘他’的无书底一系宅舍的。

即使这样，也不够保障我们从躯壳中的生命不作退转，除非我们与诸奥义书同其见解，见到现相之后，真性之中，这存在之两极端原为一体，而我们能用正同古书中一样的话，说‘物质亦即是大梵’，且能充分推并此雄强疑议之价值，以谓物质世界，乃‘神圣本体’之外表躯壳。而这仍是不够的，——因这两端既显似如此遥隔，——认其为一体亦不足以说服理性底智识，倘若我们不肯承认‘精神’与‘物质’间有一系上升的阶层，为‘生命’，‘心思’，‘超心思’，及联系‘心思’与‘超心思’的若干等级。否则，这二者必出现为不可妥协的仇敌，以不快乐底婚姻联于一处，而离婚是唯一合理的解决。视之为—，在名相中彼此互代而表述之，成了‘思想’上不自然底虚构，与事实的逻辑相违，只在非理性底神秘主义方有可能。

若使我们仅认定一纯粹底“精神”，和一机械底无知底物质或力量，名其一曰‘上帝’或‘神灵’，另一曰‘自然’，究极必然会是我们或则否认‘上帝’，或则背弃‘自然’。为了思想与生命，则势必揀择其一。‘思想’来而否定其一，以为想像之虚幻；或否定其另一，以为识感之虚幻。‘生命’来而固定于非物质者上，在一种厌难中或自忘之极喜中逃避其自体，或则否认他本身之永生性，取道则离乎上帝而趋向动物。数论(Sankhya)之‘神我’与‘自性’，即被动底光明底‘神灵’，与其机械地活动底‘能力’，了无相通之处，甚至其相对底惯性诸态亦然；其对反，只可由其循惯性发动着的‘活动’，之止息以归于不变之‘止寂’而消除，在其上尝投以一系无生发底影像而无功者。商羯罗(Sankara)的离言底不活动底‘自我’，和他的各种名色的‘摩耶’，皆同样是相违异而不可调叶的多元体；他们的敢酷底对反，只能以种种幻相熔解于永恒‘玄默’之唯一‘真理’中而止息。

唯物论者却有一较容易底场合。他可以否定‘精神’，以达到一较易说服人的简单论断，达到真一元论，‘物质’之一元，或否则‘力量’之一元。但在此陈说之严格性中，他却不能永远坚持其说。他亦复归结到立下一不可知者，与被动底‘神我’或玄默底‘自我’同样无动，同样与已知之宇宙相距遥远。这没有什么用处，只是以虚应底退步而脱略‘思想’的严格要求，或立为一种理由，以拒绝究诘范围之推广，因此，在这些枯瘠底矛盾上，人类心思不能满足了。他必常要寻求一完全底肯定；而且只能由光明底调协而寻得之。要达到那调协，他必须度越各个等级，我们的内中知觉性所加于我们的，或以客观底分析方法，加于‘生命’和‘心思’，一如加之于‘物质’，或以主观底综合与照明，达到究竟一体之休止，而不否定明表底多体之能力。只能在这么一种完全且至大底肯定中，生存之千端万绪似是相反的事实，可能融洽和谐，而多方冲突之力，统治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的，可以发现那中心底‘真理’，为此种种力量在世间原是要徵表出且分别实践着的。只是这样，然后我们的‘思想’，既达到一真实底中心了，不更作圆圈旋转，乃能像奥义书中所说的‘大梵’一样工作，即算在其游戏及其遍世界的周流中，也仍其固定而且安稳，而我们的人生，既知道其目标了，乃能以一严肃与静

定底喜乐为之役，一如以一依旋律推转着的能力一样。

但时若那旋律一旦被推动了，则当分别试验这两大对反者，各于其至极底道理上，这是需要而且有益的。这是心思的自然底路，更完善地回到他所失去的肯定。在路上她可试行休息於中间底阶段上，将一切事物缩减到一原始底‘生命能力’，或‘感觉’，或‘理念’的名相中；但这些无外底解决，纵使人有一种非真实之感。他们可能一时满足唯从事于纯理念的逻辑推理，但他们不能满足心思的实在性之感识。因为心思知道，在他本身以后，有点什么不是那‘理念’者；而另一方面，它知道在它本身中，有点什么是多于‘生命的气息’者。或者‘精神’，或者‘物质’，有一时能使它得到一点究极底真实性之感；但介于此二者中间的任何原则却不能。然则他必须究书两端，然后能有结果地回到整个。因为智识，在他的原本性质上，既役使一种在生存上只能清晰看到一部分一部分的意识，又役使一种语言，也只是当其谨慎分别和界划时方能弄个清楚，这智识，在它面前既有此诸基本原则之多方，则不得不无情地、当其寻求一体性时、消灭一切以归于一了。实际他是试行为拥护这一个，乃排斥其余的多个。要看到他们的同一性的真实源头，而不用这除外底办法，它必须或则已超越出自体，或则已巡遍了一周环，只发现一切皆同等自加消灭而归到‘彼’，‘他’，离乎界义或叙述者，却不但是真实、亦且是可达到者。无论我们行那一条路，‘彼’常是我们所达到的尽头；只若我们拒绝走完这道路方能避免‘彼’。

然则这是好徵兆了，在许多实验和文字上的解决之后，我们却发现我们自己今兹立于二者之前，唯有这二者久已通过经验的最严厉底考试，是这两极端；而在经验的尽头，两者却要达到一结果，为人类的普遍底本能——那隐蔽了的裁判官，哨兵，宇宙底‘真理’的‘精神’之代表——所拒绝，认为不对或不能满意。在欧洲和在印度，相当地，各有其唯物论者的否定，与出世土的拒绝，而皆欲自诩为唯一真理，而且以之统治‘人生’这概念。在印度，倘使那结果是大大聚积了‘精神’之财富，——或多少聚积了一点点，——那亦复是‘人生’之大破产；在欧洲，财富之充盈与世界的权力和物资之胜利底统治，也进到‘精神’事物之同样底破产。而智识，尝欲以‘物质’这唯一名词而解决一切问题者，也未能在所得到的答案上得到满足。

然则时候已成熟了，世界的倾向趋于在思想上、和内在外在的经验上之一新底、概括底肯定，趋于这肯定的引论，即在一完整底人类生存中的新底、富足底自我圆成，为了个人，为了民族。

从‘精神’与‘物质’与此二者所代表的‘不可知者’的关系上之差别，也生起效能上的差别，在物质底否定和精神底否定上。唯物论者的否定，虽比较固执，且顿见成功，能更顺利诉之于一般民众，然较之出世土的引人入胜而又有危险性的拒绝，终不如其经久且有效能。因为在他本身上，便负戴了他自体的救治。它的最雄强底原素，便是‘不可知论’，这，承认一切显示后之‘不可知者’，遂引申其范围，直到他概括一切只是未知者。他的前提是生理诸识，皆‘知识’的唯一工具，而‘理性’，虽在其最广远最强力底飞腾，也逃不出诸识的范畴，他必常时且唯独处理他们所供给或所提示的事实，而此等提示又必常维系于其所自来；我们不能出此以外，我们不能用之作为一桥梁，以度到另一领域中，其间有校强力且少范限的官能在活动的，于是必须建置另一种探讨。

一前提如此武断，遂于其本身宣告判决曰不充分。他只可由这样支持，

郎漠视或抹煞那一大宗与他相反对的证据和经验，否认或贬斥那些高尚有用底官能，明觉或隐暗活动着的，或最下也是潜在于人中的，拒绝审查超物理底现象，除了其关系到物质及其运动而明显了，视之为诸多物质力量上的附属活动。一旦我们开始调查心思与超心思的作用，在它们本身，而弃去那从头便已决定的豫断，看它们只是隶属于‘物质’的一项，则我们遇到了一大宗现象，完全脱离唯物论公式之严厉执持和范限着的教条主义了。一旦我们认识，也是我们的扩大了的经验强迫我们去认识，宇宙间原有可知的真实超出了我们的诸识之范围，且在人中原有力用和官能，不是被决定却是决定着物质底器根，它们由之与知觉界——我们的真实底、完全底生存之外壳——相接触的，则唯物论之‘不可知论’的前提消失了。我们便准备于大陈述与只加发展着的调查。

但是，最初，人类所经过的理性主义底唯物论的一很短底时期，我们应当认识其浩大底、必不可无底用处。因为那种证据和经验之旷阔原地，今兹起始重向我们启开大门了，却只在智识最格底受过训练，到了清晰严明之度的人，然后能安全进入；倘为未成熟的心思所侵袭，必至引到最危险底错乱和最误人的想像，而且，在过去真也包藏了一实在底真理核心，却累积上了那磨许多颠倒底迷信和非理性化底教修，以致使真知识的一切进展皆不可能。一时期必须作一番清洁扫除，同时清出真理而除去其伪装，使道路开通，可重新发现，进展更其明确。唯物论的理性主义的趋势，已为人类建立了这一大功劳。

因为，超根识底诸种官能，正由于这事实，他们是被网罗于‘物质’中，被遣派到物理底身体中工作，被羈勒而与情感底欲望和神经底冲动并驾齐驱，乃袒露于一种混难作用前，其危险在于照明了纷乱，却未曾朗示出真理。尤其是这混难作用危险，倘若凡人以未加的制之心思、与未加浮化之感性，而试欲自跻于精神经验的高等境界。在何种不实质底烟云和半明半暗底雾雾之境域中，或一片黑暗中，有雷光时时掣现，未能启明却使人眩瞽的，这班人机缘未熟而冒险急进，何当不自失哪！诚然，一番冒险是必需的，只是在‘自然，要促成她的进展的道路上，——因为她在工作上自娱，——但是，在于‘理智’，这是过急而未成熟的。

然则前进着的‘知识，之应基于清明，纯洁，而有纪律的智识上，是必要了。他之有时必回到正当事实之拘束，物理世界之具体现实中，也是必需。接触‘大地’，在‘大地’之子常可以此增新气力，即算在他寻求超物理底‘知识’的时候。甚至可说，只当我们稳定立足于物理界，然后方可真主宰超物理者而充其极，——其高处我们是常能达到的。‘大地是“他”的立足处呀！’——奥义书 每当描写显示于宇宙间的‘自我’时，常常这样说。而且，也必定是这样的事，即凡我们於此物理世界的知识引申愈广，把握愈定，则我们的高等知识的基础也愈宽广，愈稳定，即算是在最高知识的，即算是在‘大梵明’的，也如此。

然则脱出人类知识的唯物论时代，我们当谨慎，不要匆促贬斥我们所离开的，或抛弃其所获得的甚至一少分，在我们能召集已把握好而且稳当底知见和权能以代替他以前。反之，倒是我们应当尊敬且惊奇地观察‘无神论’给‘神圣者’所作的事，且欣羨‘不可知论’在准备无限增加知识这事上的

功劳。在我们的世界里，错误不断是‘真理’的侍婢和开路者；因为错误本来是一‘半真理’，由其范限遂成颠蹶；时常他是‘真理’而乔装了，以便不知不觉地接近他的目的。好哪！倘使他常能是像在我们所离出的伟大时代中一样，当了一位忠诚底侍婢，严肃，有良心，手清洁，在其范围内光明正大，是一半真理，而不是一放荡而专横底荒谬哪！

某种‘不可知论’，是一切知识的最后真理。因为无论我们走到那条路的尽端，宇宙看未只是一不可知之‘真实’之一象徵或相状，这本身表译为各种价值体系，如物理价值，情命和感觉价值，智识底，理想底，和精神底价值。若使我们愈加感到‘彼’之真实，则愈见其超出界说底思想、超出公式底诠表以外。‘彼处心思不至，语言不及’。正如可与‘幻有论者’夸张现相之不实，同样可能夸说‘不可知者，之不可知性。当我们说‘此’为不可知，如实我们是说‘此’脱出了我们的思想与语言之执持，即常以分别的义度为进程且以界说为诠表的工具；但是若以心思则不能知，以知觉性之最高努力却能臻乎‘此’。甚且有一种‘知识’，与‘同一性’为一，由是在一种义度下‘此’为可知。诚然，那种‘知识’不能成功地重新表之以思想和语言，但时若我们达到了他，则结果是在我们的宇宙知觉性的象徵中封‘彼’之一番重新估价，不但在一个却在一切象徵之境域里；这便结果出我们的内中有体的一番革命，而且，由此内中革命，遂结果出外在生活上的革命。进者，亦复有一种‘知识’，由之‘彼’亦竟显示其自体，用了现相存在的这一切名与色，皆是封平凡心智只隐藏着‘此’的。是‘知识’的这高等却不是最高底程序，乃我们所能达到的，由于越过唯物论的公式之界限，而考验‘生命’，‘心思’，和‘超心思’，在他们的特著现相中，不单是在其自附于‘物质’的那些附属运动中去考验他们。

‘未知者’不是‘不可知者’；他于我们不必永为未知者，除非我们必选取无知，或必坚住于我们的原始范限里。因为对待一切事物之非不可知者，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正在那宇宙间有与之相应的官能可以认识他们，而在人，这小宇宙中，这些官能常是存在的，而且在某阶段上可能发展的。我们也可随意不发展他们，且当其局部发展以后，我们可以阻抑他们，且使之萎缩。但是，基本上，一切可能底知识，皆是人类的能力所及的知识。而在人中既有此‘自然’的无可推却底冲动，趋于自我实践，则没有智识的任何奋斗欲将我们的能量的作用范限于某一固定范围里，可能永久制胜。当我们证验了‘物质’，体认了他的秘密底能量以后，即此权宜于那暂时底范限中的知识，必像韦陀的禁制者一样，向我们喊着说：“现在去吧！也更向他方面发展去！”

假使近代唯物论简单是对物质生活的一种不智慧底默许，则前进可无定地稽迟。但其原本精神既是寻求‘知识’，则他不能唤人停住；当他到了识根知识与识根知识之推理的际时，他的前进势速将来他奔驰遏去；而一旦迈过了道际，他原用以包举这可见的宇宙之迅速度和准备度，只是力量与成功之切至者，我们希望其征服居于彼面的一切时，能见其重表。我们已见到这前进在微茫底发端中。

由谁奥义书 I.3.

由谁奥义书 .3.

黎俱韦陀 I.4.5.

‘知识’，不但在唯一最后概念上，亦且在其普通结果之大凡上，无论追随他走的什么路，总是趋归于一。韦檀多学，——原始韦檀多学，不属形而上底哲学诸派，却属于诸奥义书的，——用了一殊为不同的方法，在‘物质’领域中所达到的概念，甚至其语言诠释的公式，正是为近代‘科学’所认可的，那限度殊属可惊，且多提示，没有更甚的了。另一方面，那些概念和公式，只在近代‘科学’的发现所投射的新光明中看去，然后可见到其充分底意义和丰富底内容。——例如，韦檀多有说：宇宙万物为一种子，为宇宙偏是底‘能力’所安排于许许多多形式下。尤可注意的，是‘科学’之趋于‘一元论’，一元而与多性契合，这便趋於韦陀之说，谓真元是一而变易为多。纵使人坚执‘物质’与‘力量’之二元现相，这也不真妨碍此‘一元论’。因为，很明显的，真元‘物质’，对於诸识为不存在，且只是像数论的‘勃罗怛那’（Pradhana）一样，是一概念底体质形式；而且事实上这点是增上地达到了，在仅于思想中强作分辨之处，区分质的形式与能的形式。

‘物质’、终於自加显示为某未知之‘力量’的表呈。‘生命’，那尚未经根究的神秘，亦复开始显露其自体为感性之一未明底能力，被拘禁於其物质底表呈中者；若使那使我们在‘物质’与‘生命’间生有鸿沟之感的分别着的‘无明’既除，则很难假定‘心思’，‘生命’与‘物质’，除了将发现其为一‘能力’而三重表呈了——韦陀见士的三重世界——以外，还更是旁底什么。这概念便无从容忍说某种粗朴底‘力量’，为‘心思’之母。创造此世界之‘能力’，除了是一‘意志’之外，不能是旁底什么，而‘意志’不过是知觉性之自用於一种工作和一结果而已。

这工作和结果是什么，倘若不是‘知觉性’之自入乎形式与自出乎形式，庶丝在它所造成的宇宙中，实现某种伟大底可能性？她在人类中的意志是什么，倘若不是趋於无穷尽底‘生命’，无碍限底‘知识’，无拘束底‘权能’？‘科学’本身开始梦想在生理上征服死亡，表现着求知识的无厌足底饥渴，正为人类作着一点好像人在地球上全能的事。在它的工作上，‘空间’与‘时间’皆缩减到近於消失点，而且他千方百计要使人为环境之主宰，因是而减轻因果性的束缚。有限度，不可能，道理念开始稍变黯淡了，好像凡是人所恒常意志着的，他必终于能作；因为知觉性在人中终于会找到办法。这全能性不是自表于个人上，却是人类的集体‘意志’发生作用，以个人为其工具。时若我们更深沈观察，这又不是集体的任何知觉底‘意志’了，而是一超知觉底‘权力’，用个人作中心，作工具，用集体作修件，作原畴。这远是什么呢，除了是人中之‘神明’，无极底‘同一性’，多方底‘太一’，‘全智者’，‘全能者’，而‘他’既在自己的形像下创造了人，以私我为工作中心，以人群，以集体底那罗衍那，以‘宇宙人’为典型和输廓，乃欲在他们中间表出一点全能，遍知，一体之形相，皆为‘神圣者’的自体概念者？“在有生死者中为永生者，是一神明，内在地建立为一能力，发作于我们的神圣权能中。”是这一浩大底宇宙派冲，近代世界虽不甚自知其目的，却在一切活动上服事著，而且下意识地工作着，以期成就的。

但常是有一限度和一阻碍，——‘知识’中物质原畴之界限，‘权能’

白浮识者奥义书， .12。

：那罗衍那乃人中的天神之名，常与人，即那罗生活相联，二而为一。

：黎俱韦陀 .2.1。

中物质机械之阻碍。但于此，挽近底趋势高度指明一更自由底将来。科学‘知识’的前哨，既更加分布到物质与非物质割分的边界上，实用‘科学’的最高成就，也是那些趋于将机械——所以生最大效果者——简单化，缩减到近于消失点。无线电是‘自然’的外在表徵和新转向的藉口。中间传达物质力量的有感受性底物质工具是除去了；这工具只保存於收与发的两端。最后，即使是这些也当消失；因为若从正确底出发点研究了超物理者的力量与律则，必将无失地找到办法，使‘心思’直接把握住物理能力，正确地发遣它作役使。于此，一旦我们使自己加以认识了，便有启对将来的浩大视景之门。

可是，即算我们於直接居於‘物质’以上的诸世界有了充足底知识和把握，则仍然会有其际且更有其彼方。我们的束缚的最后一结子，是在那外在者敛人与内在者合为一体的一点上，私我之机械微妙化到消失点，而我们的行为的律则，最后是一体性而包括、而拥有多性，不更是像现在一样，多性奋斗以至于有点一性之模样。有宇宙‘知识’的中央宝座，展望其最广大底领土；那里，是个人的王国与个人的世界之王国；那里，是永恒圆满底‘本体’中之生命；那里，是‘他’的神圣性在我们人类生存中之实践。

： svarajya 与 samrajya，乃古瑜伽所树立的二重目标。

： salokya—mukti，即与‘神圣者’同在一界之自觉底生存之解脱。

： sadharma-mukti，即得‘神圣自性’之解脱。

第三章 两种否定 乙 出世道的拒绝

而且，还更有一彼方。

因为在宇宙知觉性之彼方，有一我们所能达到的更超上底知觉性，——不但超过了私我，亦且超过了‘宇宙’本身，——而这世界与之相形，竟像一幅小书着在一不可量的背景上。那支持宇宙活动，——或许只是容忍之；‘它’以‘它’的浩大性怀抱‘生命’，——或其不然，则自‘它’的无极性拒艳之。

倘若唯物论者在他的观点上是正当的，坚持‘物质’为真实，这相对底世界为唯一我们多少有点把握的东西，而‘彼方’为全不可知，倘若真是非不存在的话，也只是心思的梦想，是‘思想’自离乎现实的一种抽象；如是，则出世道的人同样在他的观点上也是正当的，爱慕那‘彼方’，坚持纯粹‘精神’为真实，为唯一无有于生，死，变化的东西，而这相对底世界为心思与诸识的一构造，一梦想，是在相反的义度下‘心思’退出了纯粹底、永恒底‘知识’之一种抽象。

然则从逻辑或经验上，有什么可肯定此一端，认为是对的，不碰到同样有力底逻辑，同样有效底经验，肯定那一端也是对的呢？物质世界为生理诸识所肯定，因为他们不能见到非物质底东西，或非组成为粗大‘物质’的东西，这诱道我们认为超诸识者便非实在。我的身体器官的粗率或愚庸之错误，不能因被推入哲学推理的领域中便增其有效性。明显的，它们的饰说是无根据的。即算是在‘物质’世界中，也有不能为生理诸识所识的存在者。否认有超诸识之存在者，以为必然是幻觉或妄想，则依乎常以真实者与物质上可见者在识感上的联想，而这本身便是一种妄想。通澈假许其所欲建立者，他有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在一公正底推理上无有效性。

不但有诸物理底真实是超识感的，而是，倘若证明和经验全然是真理的试验的话，更有诸识是超物理的，而能不但没有身体器官的佐助去认识物质世界的真实，却更能使我们接触其他的真实，超物理底且属放另一世界的真实，——便是说，包括于另外一种知觉经验的组织内，那些经验是依乎某一其他原则，异乎好像我们的这些太阳和地球以之而成的这粗重‘物质’原则。

自开始有思想以来，常为人类的经验和信仰所确立的，这真理——于今已不存在除外地专门从事于研究物质世界的秘密之必要了，——开始为新出底科学研究项目所是正了。只加增多着的证明，只有其最浅显和最属外表者，皆建立于‘心灵感通’这一名词下，并其附属同性质的现相，已不能更长加拒绝了，除了是自对于光荣底过去之外壳中的头脑，除了是虽甚敏锐却以其经验与探讨范围之有限而固住的才智，除了是将启明和理性、与忠实复述过去的一世纪所遗留给我们的公式、和发愤保守已死的或正死去的智识教条混而为一的人们。

是真的，按方法研究所得到的超物理底真实之瞥见，是未完善的，尚未好好加以肯定；因为所用的方法，皆仍是粗朴，多缺点。但这些重被发现的微妙识，至少已被认为真实证明，证明身体器官之外的物理事实。然则没有正当理由，嘲笑他们是假见证者，当其指证在知觉性的物质组织范围以外的

：按字义当作精神修士的拒绝。

：微妙根，存于微妙体中，为微妙观照与经验的工具。

超物理的事实。像一切证明，像生理诸识本身的一切证明一样，他们的证据，得用理性加以管制，审查，排置，正确翻译出，正确联系，而他们的原地，律则，和程序，皆得加以确定。但广大范畴底经验，其对象皆存在于一较微妙底体质中，以比较属粗重‘物质’工具为更微妙底工具然后能见，其真理终于同物质世界的真理一样，自明其为有效。彼方诸世界是存在的：皆自有其普遍底旋律，大经纬，大表呈，自体存在底律则，盛大能力，它们的公正底、光明底知识工具。它们在我们的物理生存上，在我们的物理生身中，发施它们的势力，也在这世界中组织她们的显示之工具，遣来它们的使者和见证。

但诸界不过是我们的经验的范畴，诸识不过是经验的工具和方便而已。知觉性便是伟大底基本事实，偏是底证明者，对之则世界为一原野，诸识为其工具。诸界及其万事万物，向此证明者乞求其真实性，无论一世界或多世界，物理底或超物理底，我们没有它们实际存在之其他证明。已有过论难了，这不是人类机构及其于一客观世界之展望所独有的关系，这便是存在之本身自性；一切现相底存在，组成于一观察着的知觉性与一活动底客观性，‘行动’而无‘证见者’则不能进展，因为宇宙只为了观察着的知觉性而存在，且存在于其中，宇宙没有独立底真实性。又已有过答辩了，物质世界享受着一永恒底自体存在；在生命与心思出现之前已有在于此：即算他们皆消失了，不以其暂过底努力和有限底思虑，干扰太阳系的永恒底无心知底旋律，它也仍然存在的。这差别，看来好似甚属形而上学的，却甚属至为实际底重要意义，因为他决定人的整个对生命的展望，也决定他当为他的努力而设置的目标，以及他当界定他的能力于其中的原由。因为这立起了宇宙存在之真实性的问题，而且，还更重要的，人生的价值的问题。

设若我们将唯物论的结论推到够远，我们便远到在个人与民族生命上的一不真实性和无意义之感。这便合逻辑地，让我们选择，或是个人发热似的努力，从飘忽底生存上尽他所可能攫取他所可得，所谓‘过着他的生活’，或是民族的和个人的一无关心亦无目的之服务，明知个人是神经质底心思性的暂现底虚构，而民族也只是同一‘物质’的常规底神经痉挛之一较稍长寿底集体形式而已。我们工作或者享受，在物质能力的推动下，而这欺骗我们以生命之短促底虚妄，或以论理目标和心理圆成之比较高贵底虚妄。唯物论，像精神底一元论一样，达到一是而又不是之‘摩耶’——是，因为它存在且明决地是；不是，因为他是现相底，又在其工作上为暂现底，在另一末端，若使我们过于著重对象肚界之不真实，我们是从另外一条路达到相似底却更尖刻底结论，——个人私我之虚幻性格，人生之无目的且不真实，若回到‘无有’或无缘底‘绝对者’中，则是唯一合理底逃出现相生活的无意义底牵缠之方法。

可是这问题又不能以根据我们寻常物理生存之实事而作的逻辑辩论而解决；因为在那些根据上总有经验之空缺，使一切论辩不成决定。寻常，我们没有不与个人身体生命相关的宇宙心思或超心思的任何决定经验，而在另一方面，也没有经验上任何稳定界限，可以给我们辩正我们的假定，假定着我们的主观自我，真依赖此身体形躯，不能在其死后而犹存，或扩大自己出乎个人身体以外。只能以我们的知觉性之原畴的扩大，与我们的知识工具出乎意料之外的增加，可能将这古老争辩解决。

我们的知觉性之扩充，若要能满足，必须是从个人生存进到宇宙生存的

内中底扩大。因为‘见证者’，若使他是存在的，不是个人所具有的出生于世同的心思，而是那宇宙底‘知觉性’，包举世界万有，在其一切工作上出现为一内在底‘智慧’，对它，或则此世界永恒地且真实地存在为‘它’所自有的自动底存在，或则出乎此，它出生，入乎此，它消失，以一知识之行为，或以一知觉底能力之行为。非是已组织成的心思，而是那平静且永恒者，同等棲迟于活底土地和活底人身中，对之则心思与诸识皆为可以无有的工具，乃是宇宙存在的‘见证者’和它的‘主宰’。

一宇宙知觉性在人类中的可能性，缓缓地要为近代心理学所采纳了，有如知识的更有弹性的工具一样，有其可能，纵使其价值与能力皆被承认后而犹列之于妄想一彙。在‘东方’心理学上，这常被认为真实，为我们的主观底进步之目标。达到此目标的过程之要诀，便是越出私我意识所加于我们的界限，至少是参与自我知识，秘密遲迟于一切生命和一切似是无生命物中者，至多则与此自我知识同体为一。

既入乎那‘知觉性’中，我们可像‘它’一样，仍继续寓居于世界存在上。于是我们可以觉识——因为我们的知觉性的一切情事，甚至我们的识感上的经验皆开始改变了，——‘物质’为一个存在，诸体为她的形成，其同此唯一存在，分别它自体在物理上之居于单独一个躯体中者，与它自体之在一切其他躯体中者，而又以物理方法，在它的本体之这许许多多据点间建立交通关系。同样的，我们经验到‘心思’，亦如‘生命’，是此同一存在，在多个体中为一体，在每个境域里自加分开又自加重新结合，用了与那运动相合适的方法。而且，倘若我们愿意，我们能更进前去，经过了许多联续贯串的阶段后，遂觉知一‘超心思’，它的普遍作为，乃一切较小底活动的钥匙。我们不仅只知觉有此一宇宙存在，同样又在其中知觉，且在识感上接受，亦且明觉地进到它内中。在它内中，我们生活着，有如我们从前生活于私我意识中，活泼地，愈进愈加与其他若干心思，生命，身体，异放我们称为我们自己这有机体者相接触，甚至相团结，不但在我们的道德体上和心思体上、在他人的主观体上，发生效果，却甚至在这物理世界及其事情上也发生效果，用了更近于神圣者的方法，非我们的私我度量所堪能的。

然则对于与之有过接触的人，或生活于其中的人，这宇宙底知觉性是真实的，较物理真实性更加真实，在自体是真实，在效果和作用上是真实。而且，这既于此世间——即他的自体的整个表现，——如是真实，世界对它也如是真实；但是不作为一独立底存在。因为在那较高且较少障碍的经验中，我们见到知觉性与有体彼此无异，凡有体皆是一至上知觉性，一切知觉性便是自体存在，在本体中是永恒底，在作用中是真实底，既不是一梦，也不是一进化。世界是真实底，恰恰因为它只存在于知觉性中；因为是一‘知觉底能力’，与‘有体’为一者，乃创造了世界。是物质形式在其自有之权中的存在，离开了擅有此形式之自体照明底能力，乃会是对事物的真理之违反，乃会是一种幻觉，一场恶梦，一种不可能底虚妄。

但这知觉底‘有体’，即无极底‘超心思’的真理，乃是大于此世界，独立生活于‘它’的无可表白的无极性中，一如生活于宇宙底一切和谐中。世界依‘它’而生存，‘它’不依世界而生存。而且，如我们能进入宇宙知觉性中，与一切宇宙存在为一，我们亦能入乎超世界的知觉性中，而变到超乎一切宇宙存在。然则问题生起了：那个先在我们发生，是否这超上亦必须为一拒绝。这世界对‘彼方’有什么关系？

因为在‘超上者’的门前，立着那子然而完全底‘精神’，如诸奥义书中所叙述的，焉光明，纯洁，支持着此世界却无为于其中，没有能力之筋络，没有二元性之疵瑕，没有分化的伤痍，为无双，同一，没有因缘性的和多性的一切现象，——这是韦檀多学派的‘不二论者’的纯粹‘自我’，无为‘大梵’，超上‘玄默’。若心思突然经过这些门，不经过中介诸过渡，则得到此世界为不真实之感，唯有‘玄默’为真实，这是人类心思所堪能的最强、最启信的经验之一种。这里，知见纯粹‘自我’，或其后之‘非有体’，我们遂有第二种否定的起点，——在另一极端与唯物论底否定平行，但更完全，更究竟，对个人或集体，在其效果上也更危险，是听到了其到旷野去的雄强底召唤，——即出世士的拒绝。

是这种‘精神’对‘物质’的反叛，自从佛教扰动了古亚利安人的世界之平衡起，二千多年来，增进地统治著印度思想。宇宙底幻有之意识，并不是印度思想的全部；也有其他哲学陈述，其他宗教企慕。也不是缺少一些两者间调整的尝试，即算是在最极端底哲学里。但一切皆生活于道伟大‘拒绝’的隐蔽下，凡人最后底人生目的，便是出家人的道袍。生存的普通概念，浸透了佛教的一系业力理论，与由此结论推出的缠缚与解脱之对反，以生为缠缚，以终止有生为解脱。于是一切声音，皆和合于一大同调，即我们的天国不能存在于这有对待的世间，却是在彼方，或是在永恒底林远望的喜乐中，或是大梵世界的高上幸福里，超出一切显示以外，在某些无可表述的‘涅槃’里，或在某处，其间一切分别经验，皆消失于无可界说的‘存在，之无相底一体中。而且，经过许多世纪，一大队辉赫底见证者，圣人，和教师，名字对印度人的记忆是神圣、且统制了印度人的想像的，常作同样底见证，常夸大同此一遥远而崇高底追求，——出世是唯一知识之路，接受物质生活是愚人之所为，无生是正常当用人生之道，‘精神’的号召，从‘物质’的退转。

于已失去同情于出世精神的时代，——在全世界除印度外，出世士的时辰似乎是已过去了、或正在过去，——这大倾向容易归咎于一古老民族中生命力的消亡，这民族已颓然于他的负担，它曾在共同进步上巨大分担的；在人类功力和人类知识的总和上，它的多方面的贡献已使它衰惫了。但我们已见到，这相应于生存之一真理，知觉底实践之一境界，立于我们所可能的最高处者。在实行方面，出世精神也是人生圆成中之一不可少的原素，即算是封它的独特肯定也不可无，只若人类在另一端尚未解放其智识和情命习性，出脱其对一常是坚持底动物性之奴役。

我们自然寻求一较大且较完全底肯定。我们见到在印度的出世道理想中的那伟大韦檀多口号：‘太一无二’；这话未经在另一口号‘凡此一切皆是大梵’，的义度下充分探讨；这另一口号也是同样严正的。人类向上对‘神圣者’的热情底企慕，未曾与‘神圣者’的下达以永远怀抱‘它’的显示之运动充分关系。‘它’在‘物质’中的意义，不像‘它’在‘精神’中的真理那么被人了解得好。出世人士所寻求的‘真实性’，其高度被人充分把握，却不是像古代韦檀多学者一样，也了解其充分广远和概括之度。但在我们的较完全底肯定中，我们也不可小化纯粹底精神冲动这部分。如我们所见到的，唯物论多么有功于‘神圣者’，同样我们也得承认出世道更有大功于人生。

：林达望 Vrindavan，即歌洛迦 Goloka，乃维师鲁教派的永恒底美丽与幸福之天。

：‘真、智、乐’之最高境，Brahmaloka，心灵所能达到的，而非全般寂诚于‘无可言说者’中。

我们应当保存物质‘科学’的真理及其真实功用于最后底和谐中，即算很多或甚至全部它的现今存在的形式皆得打破或位置。而还要伟大底明智之正当保存，应当领导我们处理古亚利安的遗产，无论其真是怎样损灭了或被贬抑。